

盐选专栏名：《非常规爱上你：脱轨爱情故事集》

作者：@阿阿小毛等 来见我的时候，记得给我带束花。我不挑，当然自己种的最好🌸

「算了，我来嫁。」

我话音一落，大臣跪了一地，拜我深明大义。

没人知道，我等嫁给敌国太子这一天等了 8 年。

可成婚当日，我在床上坐了一夜，他都没来掀开我的盖头。

疯批妖艳不受宠公主×腹黑专心搞事业太子，《孤星伴满月》全文已完结。

1.

「算了，我来嫁！」我推开门，缓缓走进殿内。

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静了下来，所有人朝我看过来。

我看见为首那个白胡子老头回头看到我的时候微微皱了皱眉，我知道他想说女子不得干政。

但他说不出口，因为我是来救他命的。

坐在上方的父皇看了我半晌，好像才反应过来我是他的哪位公主，开口道：「月儿，不要胡闹。」

我一步一步走上前去，朝他施了个礼：「父皇，儿臣不是在胡闹，眼下三皇姐下落不明，几位妹妹年纪尚小，若是儿臣不去，要如何跟宋国交代呢？」

父皇揉了揉眉心，沉默不语。

殿内一千臣子跪拜在地，高呼：「公主深明大义，是吾等之万幸。」

父皇扯了扯嘴角，最后在群臣的劝说下同意了我的提议。

群臣劝说父皇不要因为舍不得我，而不顾边疆战士和千万子民。

可我知道父皇不赞同我去不是因为舍不得我，而是宋国指明要娶我朝最得宠的公主。

而我，恰好是最不得宠的公主。

连名字都是抬头看见那轮满月，随口起的。

自从决定送我去宋国，我的待遇突然就提高了好几个档次。

如果不是我不同意，我可能已经被搬到另外一个金碧辉煌的殿里去了。

父皇来的时候，我正抱着我那只奄奄一息的猫在晒太阳。

他在我面前蹲下来，伸手要摸我的猫。

「不许摸！」我护住猫，眼里戒备陡然而起。

可能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说话，他在空中的手反应了半天才收了回去。

兴许是因为我马上就要为林国而牺牲自己的人生了，父皇并没有对我不敬的态度有所不满。

「月儿，它快死了。」他看着我怀里的猫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声音异常冷静：「我知道，它死也得死在我的怀里。」

生是我的猫，死也是我的猫。

谁也别想碰。

最后父皇叹口气站了起来，他环顾了一下我居住的殿宇。

「月儿，你这里太冷清了。」他得出结论。

我微微一笑，手指轻轻拂过怀里的猫：「都是托父皇的福，儿臣很是喜欢。」

托他的福是真。

我很喜欢也是真。

当年我母妃病死在这殿中，从那以后这玉泉殿好似就成了一处冷宫。

无人问津，自生自灭。

可不是托了他的福？

父皇走的时候又吩咐人往我殿里添置了许多东西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可笑。

过两日我便要走了，如今添置的东西就好像是在做戏。

原本也是做戏。

这场得宠的戏，不就是给快到了的宋国人看的吗？

宋国接亲的人到的这天，我的猫在我怀里死了。

真是我养了好些年的猫，拖着它病弱的身体也要等着接亲的人来了，才放心地闭上眼睛。

「我就要去找他了，你可要保佑我。」我轻轻对怀里已经没了气息的猫说。

这时初一从外面进来了，她是我唯一的婢女。

她看了我怀里的猫一眼，眼里的哀伤一闪而过，然后才凑到我耳边：「他没来。」

自然不可能来。

不过也在我意料之中。

是我林国求和于宋国，是我去和亲，他堂堂一国储君，怎么可能会来接亲呢？

五日后我带着初一和浩浩荡荡的嫁妆，跟着宋国人启程了。

启程前，父皇看着我，眼中头一次有了我曾渴望的目光。

他说：「若是受了委屈，写信跟父皇说。」

我笑了笑，这种场面上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滑稽又可笑。

我能受什么委屈。

他不知道，让我受委屈的人都死了。

只有他还活着。

就因为他是父皇。

2.

林国到宋国的路途遥远，我作为公主，作为一个待嫁的女子，从头至尾都待在马车里。

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模样。

偶尔会听路过的人提那么一两句宋国的事情，更多的还是由初一告诉我的。

初一替我摆好膳食，规规矩矩跪坐在我的下方。

我看着她微微敞开的领口，轻轻眯了眯眼，手中的筷子一转，便将她的领口大敞开来。

她还没来得及惊呼出口，我就从她怀里摸出了那块陌生的玉佩。

她身上哪儿不是我熟悉的？

今日却多了块陌生的玉佩。

初一看到我手中的玉佩，连忙放下筷子匍匐在地。

「公主.....」她声音有些发颤。

我俯下身去，用手中的玉佩轻轻抬起初一下巴：「初一，我对你这般好，你怕我却不怕这玉佩的主人。」

她摇了摇头，正要开口辩解。

但我最不喜欢听别人辩解，我伸出食指挡在她的唇上。

她的唇跟她的人一样，娇娇软软。

「初一，我告诉过你的，外面的男人惯会骗人。我将你养成这样，可不是让你给男人糟践的。」

我的手指轻轻抚过她的粉唇，顺手将那块玉佩扔到了马车外。

直起身子再看桌上的饭菜，觉得毫无胃口。

「公主，奴婢知错了。」初一小心翼翼地跪走几步，趴在我的脚边。

我不看她，侧头看着马车上的一侧流苏，抬手拨了一下：「你说过，永远不会离开我的。」

声音喑哑，可能有些吓人。

不然怎么会让初一细声哭了出来？

「公主，奴婢再也不敢了.....」

我叹了一口气，才回头看她。

一手捏住她下巴，一手轻轻擦掉她脸上的泪：「初一，若是再有下次.....」

我没再说，相信她已经懂了。

因为像我了解她一样，她也十分了解我。

「林霜儿怎么样了？」我夹了一口初一布好的菜送进嘴里。

「放回去了，谷裕说糟蹋过了。」初一又往我碗里布了样菜。

她是最知道我，知道什么消息会让我生气，什么消息会让我心情愉悦。

此刻她已没有了刚开始的小心翼翼，整个人都欢快了不少。

不过这个消息的确让我很满意。

林霜儿就是我那下落不明的三皇姐，和亲公主原本指定的是她。

我一心想想要的东西却轻而易举落到她的手上，若不是她几次挑衅，或许我还能给她想个周全的法子。

既能让她不去和亲，又能如了她的愿，让她嫁给她心爱的郎君。

可惜.....

她偏偏来招惹我。

「待本公主去和父皇撒撒娇，让你去做那位无用太子的侧妃。他同你一般，都是死了娘没人要的无用之人，想来你们是般配极了。」这是当日林霜儿在我殿里说的话。

我摸着怀里的猫，只觉得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是在理。

不过不用她去撒娇了。

我自然有法子得到一切我想要的东西。

只是她恐怕.....再也不能跟父皇撒娇了。听说林霜儿自尽的时候，我已经到了宋国边境。

这消息是谷裕带来的。

谷裕是我在宫里捡到的一个快死的太监，忘了当日因为什么事情高兴，就顺手救了他。

没想到他是个身手了得的太监，从那以后便乖乖做我的影子。

为我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。

「我给过他机会了，若是这次跟我去了宋国，我便再也不会放他自由了。」我将手中的书翻了一页，漫不经心道。

初一挑了挑灯芯：「奴婢已经将公主的话传给他了，是他自己愿意留下来的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

一行人又走了两个月，才到了宋国都城外。

迎亲使者对我说，明日八月初八，是难得的黄道吉日，所以让我在城外稍歇一天，等明日再进城。

初一伺候我睡下的时候，嘴边都挂了笑：「他定是记得公主，才会这般用心。公主和他定是能长长久久、和和美美。」

听了她的话，之前林霜儿带来的阴霾瞬间烟消云散。

连我的嘴角都不自觉地往上扬了扬。

我等了太久太久，用了太多太多不光明的手段。

就为了这一天。

3.

天一亮，我就穿戴好嫁衣、盖上红盖头，在初一的搀扶下上了准备好的轿子。

可当我的轿子从东宫侧门进入时，我才知道八月初八这个日子不是为我选的。

「今日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大婚，大家都去太子妃那处了。」

我听到那细细碎碎的声音从轿子外传来。

手中的苹果应声裂成两半。

那是初一在我上轿时塞给我的，她说图个吉利。

一点也不吉利。

我的轿子不知道又走了多久才停下来，有人在前方道：「永乐殿到了。」

有人压了轿，掀起轿帘，我将捏碎的苹果藏在袖中，在初一的搀扶下下了轿。

然后进了殿。

我原本以为做侧妃没有仪式。不用跟天地行礼也就罢了，

却没想到连宋孤星也没有。

他今夜不会来了。

初一站在我的身边，小声道：「公主，奴婢伺候您吃点儿东西吧，您一天都未用膳了。」

我没说话。

「那奴婢伺候您睡下？」

我的指尖陷进那碎成两半的苹果里。

红盖头还在我的头上，我低着头看着那干疮百孔的苹果，心里才平静一点儿：「初一，你说他这样是要让我清楚侧妃的地位吗？」

初一在我的腿边跪了下来，一双手握住我手中的苹果：「公主……」

没关系，我想要的一定会是我的。

我在床上坐了一夜。

也没有等到宋孤星来掀开我的盖头。

管事嬷嬷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有些惊讶的，静了片刻才道：「请娘娘安，老奴来领娘娘去给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行礼奉茶。」

初一从我身边站了起来。

还没等到她开口，我便道：「还请嬷嬷去请太子殿下下来挑了本宫的喜帕。」

「这.....」管事嬷嬷站着不动。

就算我是太子的侧妃，却也是林国的公主。

她不想去也不会当面驳了我。

「嬷嬷尽管去，若是太子殿下怪罪下来，本宫担着。」我的声音放柔。

有了我这句话，管事嬷嬷答了声「是」，便退下了。

过了一盏茶的时辰，我才听到外面的人高唱：「太子殿下到。」

初一在我身边又跪了下去，对着进门的人行了个礼：「殿下万安。」

宋孤星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他对初一说了句「免礼」，便到了我的跟前。

我以为他会对我说句什么，却看到喜杆从底下探进来。

一瞬间，殿中的景象落到了我的眼里，我微微抬头，便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宋孤星。

这么多年，他眉目间已经没了当年的少年得意。

却还是我夜夜梦里的模样。

「公主可满意了？」他的声音跟他面上的神情一样淡漠。

我握住他手中的喜杆，迎上他的目光，轻笑一声：

「很满意。」

似是没有料到我会这样的动作，宋孤星轻轻将喜杆一拉。

我不禁向前一倾，头顶的喜帕像是振翅的红蝶，在空中舞了两下，便落到了他手中。

「公主满意便好。」宋孤星看着我，眼里是一潭静水。

既然盖头已经被掀了，我再没有不起来的道理。

但我不知道，坐久了腿也是会麻的。

我的确有要向宋孤星投怀送抱的想法，却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扑到他的身上。

他的身子僵了片刻，才问我：「公主抱够了吗？」

我活了十六年，从没像此时这般丢脸过。

但我索性抬手环住了他的腰，下巴抵在他的肩上，朝他笑道：

「没有。」

4.

太子妃是大将军之女，叶嫣然。

这是初一昨夜里告诉我的。

我一进正殿就看到了她端坐在上方，是与我截然不同的长相。

待宋孤星在她身旁坐下，才有婢女端了茶来。

因我是一朝公主，免了跪拜之礼。

我从婢女手中接过茶，递到宋孤星面前：「殿下，请喝茶。」

他接下我的茶，轻轻饮了一口。

我接过他的茶杯放在茶盘上，又从盘里端了另一杯茶递到叶嫣然面前，茶水温和，适合泼到自己身上。

「姐姐，请喝茶。」

在叶嫣然接手的瞬间我手指一拨，茶杯朝我倾斜。

却没想到叶嫣然眼疾手快地接住了茶杯，朝我歉然一笑。

仿佛那茶杯真的是因为她不小心才差点将茶泼到我身上的。

我捻了捻手指，那上面还有茶杯带来的温热。

这个叶嫣然有点意思。

行了礼、敬了茶，宋孤星要处理政务就先走了。

我抬眼看了叶嫣然一眼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却被她拉住了手。

「公主，今夜太子就会去你的殿里。」她看着我，眼神十分坚定。

我敛下对她的杀意，笑道：「殿下愿意去哪儿，都是殿下自己的事。」

叶嫣然没什么眼力见地又拉住了我的手。

我看着她白白嫩嫩的手，想到就是这双手昨晚伺候了宋孤星，心里便起了戾气。

「真的，我的大……不是，我的癸水来了，今晚他肯定去你宫里。」叶嫣然朝我点了点头，模样看上去十分真诚。

戾气微微散开，我依旧盯着她的那双手：「昨夜？」

「对对，昨夜啥也没发生，真的！我睡在软塌上！」叶嫣然将三根手指放在耳边，「我发誓。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原本想要铲除她的念头消了一点。

她轻轻吐了一口气，放开了我的手。

「好。」信你一回。

但是等到戌时，也没见宋孤星到我殿里来。

我握住矮几上的杯子，看着杯中水在我的动作下起了一点涟漪。

「她骗我。」我淡淡开口，捏着杯子的指头渐渐发白。

初一替我拿来了一本书：「殿下也没有去那边，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。」

我放下杯子，接过她手中的书。

那是本被磨平了脚的书，我看了好些年。

宋孤星来的时候，我还捧着那本书。

「公主也喜欢看这本书？」他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。

我缓缓合上书抬头看他：「嗯，很喜欢。」

这书是当年他让我看的。

但是他好像不记得了，不记得这本书也不记得我了。

初一熄了两盏最亮的烛才退了出去。

我抛开了所有嬷嬷教我的那些东西，躺在软塌上伸手勾住宋孤星的腰带，对他笑道：「臣妾还很喜欢殿下。」

宋孤星淡漠的眉微微皱了皱，随后舒展开才又握住了我的手：「哦？怎么个喜欢法儿？」

我的手指轻巧地解开了他的腰带：「殿下猜？」

他看着我往上攀的手，扬了扬眉，眼中的一派清明里夹杂着微不可察的戒备。

「孤不喜欢猜。」

嬷嬷教我的床第之事我一样也没用，那不过是千篇一律的东西。

宋孤星从来不是个千篇一律的人。

想让他留在我床上，只有让他食髓知味。

一室旖旎。

宋孤星在我身上，被情欲染了脸，看上去终于不再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

「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」他声音哑得不像话。

我伸手软软勾住他的脖子，舌尖轻轻绕在他的耳垂上：「臣妾自学的，殿下喜欢吗？」

他眼尾更红了。

看来很喜欢。

5.

「这里怎么有道疤？」宋孤星看着我掌心的疤，问我。

那是当日母妃病危，我跑去找父皇的路上摔的。

当年宋孤星瞧见的时候也问过我，当时我说：「这是上天给的。」

给我让我记住那段屈辱时光的标记。

但我现在突然不想这么说了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将手掌那道疤轻轻贴在宋孤星的唇上：「这是为了让殿下疼臣妾。」

宋孤星清明的眼睛眯了眯，他贴在我的耳边道：「倒是孤错看了，公主是个会勾人的。」

明明字字句句都带了情意绵绵的语气，我却没从他的眼中看到一丝情意。

我不喜欢他这样。

好像方才的一切不过是他逢场作戏。

应该本来就是他的逢场作戏。

我翻身趴在他的身上，手指轻轻掠过他脖子上的结：「殿下没有错看，臣妾并不会勾人。」

看着他清明的眼又染上情欲，我才像是做坏事得了逞的小孩，想要撤下去。

但宋孤星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。

托了他的福，我头一次累得睡了个安稳的觉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宋孤星已经走了，初一看着我身上深深浅浅的痕迹微微红了眼睛。

我的手指轻轻掠过她的眼睛，笑道：「初一你不懂，这是欢爱的痕迹，不疼的。」

但显然她不信，因为她还看到了我床上的落红。

怎么解释她也不会信了。

随她吧。

我没去跟叶嫣然请安，因为她自己来了。

「我正要去跟姐姐请安呢。」我懒洋洋坐在软塌上，单手在矮几上撑着头。

袖子从手臂落到手肘处，现出几处红痕。

叶嫣然应该是看到了，她的一双耳朵迅速染上了粉红。

「不用了不用了，妹妹是公主，这些礼节就免了吧。」她笑着在另一边坐了下来。

我抬眼示意初一上茶。

叶嫣然模样天真可爱，看上去便知道在以往的十几年里都是泡在蜜罐里的。

她想要的东西只要撒撒娇，就有人捧到她面前。

不像我。

有什么想要的都要自己不择手段。

叶嫣然对着上了茶的初一道了声谢，吓得初一茶盘都没拿稳。

「太子妃抬举你，你怕什么？」我伸手拉过初一，让她待回我的身边。

初一回过神来，才娇娇软软朝叶嫣然施了个礼，总算是没丢我的脸面。

叶嫣然微微一笑，对着我道：「公主放心，我一定帮你追到太子。」

追？

这个叶嫣然的确是有点意思。

我坐直了身子，从矮几上端了茶，轻轻用杯盖撇去上面的茶叶，才轻轻饮了一口。刚抬眼，就看到了叶嫣然期待的眼神，轻笑一声道：「姐姐这是何意？」

听了我的问，她才往我凑近了一点：「我不喜欢太子，嫁过来并非我意。」

这话与当日林霜儿的话如出一辙。

我看她的目光冷了几分，冷哼一声：「殿下尊贵无双，也容你挑拣？」

「不是不是。」叶嫣然摆了摆手，连忙道，「我早知道你从小对太子一片痴心，所以我不喜欢太子的。」

她的话刚落入我的耳中，我的手便掐住了她的脖子。

「你怎么知道的？」我的声音冷如寒霜，手上的力道加重。

叶嫣然的婢女惊叫一声，转身就要跑。

初一追上去抓住了她，顺手将门关了起来。

叶嫣然被我掐得脸有些发白，一张嘴张了张，却发不出半点儿声音。

我放松了手，用指尖掐住她的脖子，在她耳边低声道：「说！你是谁？不然我有得是法子让你无声无息消失在世上。」

这话是真的。

我的手刚一松，叶嫣然便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得苍白的脸上染上红晕才停了下来。

她一双手抱住我的手臂，眼角有她刚咳出来的泪：「我是叶嫣然啊，我.....我是猜的.....听说太子曾去过林国，你又对和亲一事没有半分不喜，还非等太子来掀开喜帕.....」

我的指甲微微陷进她白嫩的脖子里，眼中寒气不减：「你倒是聪明。」

这么聪明的一个人。

留不得。

我的手还没来得及用力，叶嫣然抱住我的手就用了力：「不是的不是的，我很笨的，从小就被人说是很笨，不信你去问。」

没料到她会这样答话，我一愣。

她又道：「我只是觉得你长得真好看，好看得让我很喜欢，就想帮帮你。」

这话我更是没想到。

从来没人夸过我长得好看。

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，是因为我的母妃被称为祸国妖妃。

所以跟她如出一辙的我，容貌也被烙上了印记。

「巧言令色。」我放开了手，「我不需要你帮。」

6.

我没杀叶嫣然，初一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「你是不是觉得我到这里第一件事就是要杀她。」我靠在软塌上，翻了一页手中的书。

初一没有说话。

我笑了一下：「她有些特别，我在这里难免有些无聊。」

需要有人陪着玩一玩、吓一吓才好。

她看样子不像是个会告状的人。

宋孤星一连几夜都宿在我殿里，足以说明两件事：

一是叶嫣然的确不会告状。

二是我的床上功夫的确了得。

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宋孤星喜欢我，他只是喜欢跟我睡觉。

因为他看我的时候总是淡淡的，就像此时这般。

「公主真是养得一个好奴才。」宋孤星从外面走进来，仿佛将外面的冷风也带了进来。

殿里一时间冷了下来。

我从软塌上坐了起来，还没开口就看到了他身后的一个人影。

是谷裕。

谷裕的功夫了得，在林国皇宫来去无踪，从未被人捉到过。

此时却被宋孤星绑在身后。

我正了正神色，面上一片平静：「不知殿下这是何意？」

宋孤星微微错开身，谷裕整个人才暴露在我眼前。

「公主说是何意？」他上前几步，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，「这奴才身手不错，想来已经跟在孤身后有些日子了，公主可知这是林国的意思还是公主的意思？」

自然是我的意思。

宋孤星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让我知道，这是我给谷裕的命令。

他做得也很好，这几天我已经把宋孤星的处境摸了个透。

却没想到他会被宋孤星抓住。

我朝谷裕看了一眼，然后目光迎上宋孤星：「殿下打算怎么处置他呢？」

他嘴边挂着淡淡的笑，眼睛里却一片凉意：「交给父皇怎么样？」

我知道他没有开玩笑。如果他现在把谷裕以林国细作的身份交给宋国的皇帝，对他眼下的处境的确是有助处的。

但是我不想。

「谷裕什么都能做，相信能为殿下做许多事情。」我语气轻柔，一字一句说得笃定。

宋孤星眼下的处境十分尴尬，他虽是太子，却没母族撑腰。

说来他曾经有个很强大的母族，舅舅是护国大将军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被皇帝灭了门。

皇帝有意要废黜他，再立容贵妃之子二皇子为储，却因为宋孤星贤能内敛找不到一个错处而作罢。

于是容贵妃和二皇子在整个东宫都插了眼线，只为了找到他的错处。

单这几日，谷裕就发现了好几个眼线。

就算是这样，宋孤星还是会嘴硬，他放开我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对我道：「哦？孤是太子，他能为孤做什么？」

「比如.....」我一双手搭上他的脖子，朝他的耳垂吐口气，「帮殿下杀个人。」

我放开他，拉出矮几下的抽屉，从中拿出一块玉佩来。

宋孤星看着我手中的玉佩，眼神暗了暗，初一也小惊了一番。

这便是当日我扔到马车外的玉佩。

只是与当日那块不同的是，这块玉佩上有血沁在了玉里，显得有些骇人。

「你打哪儿弄来的？」宋孤星伸手要来拿。

我将手中的玉佩一抛，玉佩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，而后落入我的另一只手中。

「自然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。」说完我睨了一眼初一，她脸上稍稍有些不自然。

我凑上前对宋孤星补充道：「从死人手里。」

「殿下的贴身侍从，在接亲的途中蓄意接近臣妾的婢女，时时等在臣妾的马车旁侧听，殿下说这是为何？」我拿着玉佩轻轻敲击矮几，轻笑了一声，「原本以为是殿下授意。」

我朝宋孤星眨了眨眼睛：「却发现他偷偷藏了仿制玉玺和龙袍。」

太子的侍从偷偷藏了仿制玉玺和龙袍。

这便不是废黜储位那么简单了。

宋孤星的面容上没有显露出一丝意外之色。

果然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
只有我在他的意料之外。

「所以你让谷裕杀了他。」他压低声音，应该是怕隔墙有耳。

我撑着脑袋歪头看他，娇笑一声：「这不是连殿下都没发现？」

我说了，让人无声无息消失。

这是我的拿手好活。

7.

宋孤星波澜不惊的眸子里起了些许涟漪，他轻笑一声：「公主比孤想的要有意思。」

我没有意思，我只是比别的姑娘会杀人罢了。

宋孤星收下了谷裕，却不信谷裕会忠心。

所以他当着我的面儿给了谷裕一颗药丸：「这是七日散，吃下这个，便需要每隔七日到孤这里来领解药。」

他没继续说，但是懂的人都懂，若是做不到每七日来领解药，便是死路一条。

当然，如果现在不吃，也是死路一条。

显然谷裕不想吃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一副要以死谢罪的模样。

这把我气笑了：「殿下赏你的，你就吃了。殿下言九鼎，还能不给你解药不成？」

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宋孤星听的。

他扬了扬眉，没有说话。

谷裕似是没有料到我会这么说，呆愣了片刻，才从宋孤星的手里接过七日散，放进嘴里。

宋孤星看着谷裕吞了进去，才回头来看我：「你之前给他吃的是什么？」

我看了一眼谷裕，染了花汁的指甲直接抵在唇边，对着宋孤星眨了眨眼：「殿下猜？」

「孤不喜欢猜。」他勾起嘴角，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「孤迟早会知道。」

肯定不会知道。

因为我给谷裕吃的是糖——连谷裕自己都不知道。

救谷裕的时候我年岁尚小，身边只有一个初一，我去弄什么绝世毒药来锁住谷裕呢？

不过靠我这张会诓人的嘴罢了。

宋孤星当夜里没有留宿在我殿里，连晚膳都没在我这里用。

听说他去了叶嫣然那里。

他当然要去，为了兵权才娶的叶嫣然，哪会随意冷落了她？

以他如今的处境，若不是叶嫣然一心要嫁给他，他怎么能娶到大将军的独女呢？

这些我之前倒是没有想到，还听信了叶嫣然随口诌的胡话。

「我看起来就很好骗吗？初一。」我躺在床上，由着初一给我掖好被子。

她自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细声道：「公主，是她太会诓人了。」

我看着床边垂下来的穗子，觉得是自己来了这里心变软了。

若是知道叶嫣然的第二天，就杀了她。

哪里还能被她当个猴耍呢？

窗外开始下起淅沥沥的雨来，我历来最厌烦下雨天。

眼下居然觉得这场雨来得十分应景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雨越来越大，在我欲睡未睡的时候，有人敲响了殿中的门。

守在床边的初一笑道：「一定是殿下下来了。」

我也以为是宋孤星来了。

婢女却来报说是叶嫣然来了。

在我想杀她的时候，她自己送上门来了。

叶嫣然走进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水气，是从雨里赶过来的。她的发髻都已经拆了，发尖有些湿润，是刚沐浴过的。

见我看向她，她朝我眨了眨眼睛，问我：「公主，今夜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睡？」

她这个时候来这儿要做什么的，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过她来这儿是为了和我睡觉的。

她的眼睛闪闪的，似乎非常期待能和我睡一觉。

在她问完这句话后，原本想今夜就杀了她的我决定明天再杀。

我靠在床沿上，伸手覆在唇上，浅浅地打了个哈欠：「姐姐说笑了，殿下还在姐姐的宫里。」

「正是因为他在我的宫里，我才要跟公主一起睡。」她眨眨眼，跑了上来，「公主喜欢睡里面还是喜欢睡外面？」

叶嫣然脸皮厚的程度应该大大远超我对她的了解。

我张了张嘴，拒绝她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她就已经脱了鞋爬上了床。

初一瞪大了眼睛看着还在往里爬叶嫣然，一副「她死定了」的表情。

「公主不说话，那我就睡里面了，我怕冷。」叶嫣然在里面躺好，冲还没回过神来的我眨了眨她无辜的眼睛。

除了母妃，我从未跟任何女人睡在一张床过。

「滚下去。」我微微皱了皱眉。

吓得初一和跟叶嫣然一起来的婢女都跪了下去。

叶嫣然也被吓到了，当我以为她要乖乖下去的时候，她一咬牙搂住了我：「我不，反正回去跟太子一起睡也是死，跟你一起睡也是死，还不如死在你床上干净。」

「哦？」我挑了挑眉，正要问她想怎么死的时候，一道雷落了下来。

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的脸唰一下白了。

初一连忙从地上爬起来去关窗。

而叶嫣然突然一掀被子，将我拢进被子里。

8.

被子里暖而黑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只能感受到叶嫣然烫人的气息喷在我的脸上。

她突然用手轻轻捂住我耳朵，我整个脑子都空了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母妃还在世的时候，每次打雷她也是拉我进被窝里，轻轻捂住我的耳朵。

叶嫣然的声音和母妃的声音重叠在一起：「不怕不怕，很快就过去了。」

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了，等醒来的时候身边已经没人了。

初一端了水进来，我才从床上坐起来：「太子妃昨夜来过吗？」

一定是我做的梦。

做了一个荒唐至极的梦。

初一表情很复杂，她将铜盆放在架子上，好像用了好大的劲儿拧汗巾：「天还没亮太子妃就走了，让奴婢不要吵醒公主，等这个时辰公主快醒了再去备洗脸水。」

昨晚她真的来了。

我接过初一递过来的汗巾，还没覆在脸上就又听到她嘟囔：「奴婢伺候公主这么久了，难道还不如她了解公主不成？」

她这样一说，我才反应过来我一起床就要先洁面这件事，按理来说只有初一和母妃知道才对。

只有母妃知道我怕打雷。

叶嫣然，到底是谁……

随后我发了一上午的呆，最后觉得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有些荒唐了，赶紧打住了自己的胡思乱想。

「初一，你好像对太子妃不怎么喜欢。」我随口问。

初一搅了搅她的衣袖，过了一会儿才小声道：「公主对她有些特别，若是旁人早就死够千次百次了。她与您共侍一夫，谁知道她是什么心思。」

她能有什么心思。

她若是能有心思，我伸伸手指头她便没命了。

许多事情想不明白，我就带着初一去了叶嫣然的青鸾殿。

「娘娘昨夜没睡好，眼下还在补觉。」青鸾殿的婢女拦下了我。

她怎么没睡好我不知道，我睡得倒是挺香的。

「殿下呢？」原本要走的我又问了一句。

婢女低着头道：「殿下寅时便走了。」

那个时辰是要去上朝了。

我刚和初一走了两步，就迎面遇上两个小婢女。

「昨夜殿下在小书房里过了一夜，也不知道太子妃是怎么想的。」

「嘘！听说太子妃昨夜偷偷跑到永乐殿……」

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两个婢女看到我连忙闭了嘴，朝我施了个礼。

看来叶嫣然跑到我那儿，如今已经传遍整个东宫了。

「公主，听说东宫的小花园里别有一番景致，不如去那儿坐坐？」初一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去坐坐也好。

东宫的小花园要从一座假山处穿过去，这个设计很是特别。

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穿过假山居然是一道独木桥。

就在身后初一的惊呼中，我掉到了宋孤星的怀里。

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，那股冷香是他独一无二的味道。

「不过昨夜里没去，公主便来投怀送抱了？」

宋孤星抱着我迤迤然落在地上。

我脸上有些热，双手环住他的腰，笑道：「听闻殿下昨夜里在小书房睡的，可有臣妾的床舒服？」

他放开我，笑着走向了一侧的小亭子。

我很少见他笑，他笑起来干干净净，竟比这满园的花都耀眼几分。

「殿下笑什么？」我不顾后面还在过独木桥的初一，也跟了上去。

宋孤星在石桌旁坐了下来，在他的对面还有一只空杯。

方才这里有人。

「孤笑公主这脾性不知是学了谁，听闻林国国风遵常守故，女子都十分保守乖顺。」他手一挥，便将那只空杯扔进了他身后的莲花池里。

我走到他身旁坐下，单手撑着头看向他，缓缓眨了眨眼：「臣妾的脾性浑然天成，殿下不喜欢吗？」

宋孤星捉住我的手腕，轻轻将我往怀里一带。

「倒不算不喜欢。」

我正要进行下一步勾引，他贴在我耳边道：「你父皇给你寄了封信来。」

这话一落我全身一僵，之前的所有兴致都不复存在了。

若是真要说我这脾性学了谁，那便是随了我母妃。

只可惜她死在了「祸国妖妃」的名头下。

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父皇的后宫里，他熟视无睹。

给了母妃无上的宠爱，却又让她摔进淤泥里。

思绪就这样被宋孤星拉了回来，他手指轻轻卷起我鬓边垂下来的一缕头发：「你不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吗？」

能写什么？

无非是些场面话，想让宋国知道我的确是他们最受宠的公主罢了。

9.

我没问宋孤星父皇在信里写了什么。

「他说若是孤有什么需要，他会借兵给孤。」宋孤星的气息吐在我耳后，惹得我轻轻缩了缩脖子。

「你说，你父皇是什么意思呢？」他的声音轻而淡，里面意味难明。

我自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
但是这话若是让旁人听见了，便是要谋权篡位的意思。

我抬手勾住宋孤星的脖子，看向他：「在我们林国，国风遵常守故，女子不得干政的。」

宋孤星原本起了杀意的眼睛里，突然迸出些不达眼底的笑意来。

他的手轻轻替我扶了一下发髻上的步摇：「公主真是让孤觉得很有意思。」

一阵风拂过，四周压抑的氛围散去了。

原本埋伏在四周的人，悄无声息地退下了。

想来他从看到那封信开始，就对我起了杀心。

「谷裕去哪儿了？」我岔开话题。

刚刚的那些人里面，没有他。

谷裕的性子我知道，若是在宫里，自然不会断了跟我的联系。

宋孤星勾了一缕我的头发在手中把玩：「孤让他去杀个人，看看公主说的是不是真的。」

他的模样风轻云淡，却让我心下一凛。

勾住他的手不由得紧了紧：「殿下让他杀什么人？」

「怎么？不过一个奴才，公主也这么在意？」

谷裕不是奴才。

我不愿意他死。

「臣妾不过随口一问。」我松开宋孤星的脖子，从他怀里站了起来。

岔开的这个话题，一点儿没比上一个话题让我舒服。

我的那缕头发从宋孤星手中滑落，他虚握了握手，最后两指捻了捻：「不是什么难杀的皇亲国戚，不过是个孤不好出手的人罢了。谷裕明日便能回来了。」

我倒没想过宋孤星会解释给我听。

也没想过他领走谷裕第二天就让他去办事了。

虽然此时再坐回宋孤星的怀里会显得有些刻意，但我还是又坐了回去。

无视他微扬的眉梢，我朝他眨了眨眼睛：「殿下做事自有殿下的道理，只是臣妾没想到殿下会这么放心谷裕。」

宋孤星又捉了一缕头发在手中，看着我，眼里有点点笑意：「孤跟他说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孤有的是法子折腾你。」

他说得暧昧。

我却知道他字里行间的意意思。

他用我威胁谷裕。

这倒无所谓，只要他没让谷裕去送死就行。

接下来一连几天，我都没见到宋孤星。

更没见到叶嫣然。

听初一说，宫里上上下下都在准备皇上的万寿节。

想来宋孤星和叶嫣然都在准备这件事，只有我闲得只能在殿里翻翻书、看看太阳。

叶嫣然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太阳底下假寐。

听到脚步声渐近，我才抬头扫了她一眼，懒懒道：「姐姐今日倒是得闲。」

见我这样说，叶嫣然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她从身后掏出一个毛绒绒的玩意儿来。

那毛绒绒的玩意儿也抬头扫了我一眼，懒懒道：「喵——」

与我在林国的那只，相差甚远。

「扔出去。」我淡淡道。

叶嫣然闻言连忙护住猫，在我身边坐了下来：「这是殿下为你寻的，说你一个人在殿里难免无聊。」

我又抬头看了一眼，觉得顺眼了许多。

我朝初一看了一眼，初一很有眼力见地，上前接过了叶嫣然怀里的猫。

我假装没有看到她抿起的粉唇，轻声道：「等殿下下来，我自己谢他。」

「好。」叶嫣然笑着回答。

她长得真是一点儿都不讨喜，特别是她笑起来就出现的梨涡。

甜得发腻。

我最讨厌甜食。

但我现在不是很想杀她了，她也不会跟我抢宋孤星。

偶尔还能在我怕打雷的时候来帮我捂捂耳朵。

随她吧，梨涡也不是她能决定的。

打断我思绪的是叶嫣然的话：「明日万寿节，你随殿下去吧。」

我虽是宋孤星的侧妃，却也是一国公主。

万寿节我自然是有资格陪着宋孤星一道前去贺寿的。

「我就不去了。」她补充道。

我看向她，不明白她什么意思。

太子正妃不随太子前去贺寿，于情于理都不行，若是论下来也是个不小的罪名。

她倒罢了，还会连累宋孤星。

「你为什么不去？」我语气有些冷下来。

叶嫣然朝我吐了吐舌头：「明日我身子不适。」

我是头一次知道，身子不适还可以选日子的。

但是事实证明，第二日叶嫣然真的身子不适了。

太医来过一次，说是都烧得说胡话了。

我皱了皱眉：「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便烧得说胡话了？」

初一点点头。

我不信。

10.

我到青鸾殿的时候，叶嫣然身边伺候的小婢女刚端了水进去。

这次倒是没人拦我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叶嫣然的内殿中来，里面的布置与我想象中不一样。

很简单，倒不是节省的简单。

是说不出哪里奇怪的简单。

叶嫣然躺在床上，一张小脸红通通的，应该是发烧导致的。

我就说她娇娇嫩嫩，被捧在手心里惯了。

才会随意就折腾病了。

我鼻子里「嗤」的一声出来，睨了她一眼：「姐姐真是料事如神。」

叶嫣然睁眼看我，要从床上坐起来，被我抬手一下给推了回去。

「我正想着等会儿去找你。」她柔柔一笑。

找我干什么？

她朝身边的婢女使了个眼色，婢女缓缓退了出去。

我也懒懒看了初一一眼，初一微微点头，也退了下去。

叶嫣然见殿中无人了，又要从床上爬起来。

我皱了皱眉，又将她推了回去，淡声道：「躺着说。」

她「嘿嘿」笑了两声，没再动了。

「下午你随殿下去赴宴的时候，一定要一直在他身边。」叶嫣然看着我，眼神十分坚定。

一点儿都不像说胡话的样子。

她抓住我的手。发烧让她的手掌烫得吓人。

「今夜会有刺客进宫，你设法让殿下小心一点儿。若是他不听，你千万别让他离开席上。」叶嫣然说的话越来越莫名其妙，「平昌侯的独女今日也会赴宴，到时候她会被别家小姐逼到圣前露一手。你不要冷嘲热讽，也不要让她接近殿下。」

虽然她的话字字离谱，但是她的目光认真而坚定。

果然是烧得说胡话了。

我从一旁拎起一块叠好的汗巾，覆在叶嫣然的额上。

「你好生休息。」我站了起来，觉得再在这儿坐下去，可能要听她说许久的胡话。

宋孤星和我临走的时候，叶嫣然的烧还没有退下去。

我微微叹了口气，对身后的初一道：「你去吩咐一声，再请太医来看看。」

初一一愣，片刻后才道了声「是」。

走在我前面的宋孤星微微回了头看我：「公主和太子妃还真是十分和睦。」

「都是为了殿下。」我微笑了一下，眼里应该是万种风情。

「大婚那日，太子妃说让孤多多宠爱你，孤当日还以为她说笑。」

他笑着继续往前走。

近来他越来越爱笑了。

我却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。

宋国的万寿节比林国要盛大，整个皇宫里都张灯结彩，赴宴的人也很多。

我和宋孤星在门口下了辇，他突然朝我伸了只手来。

虽然我平日和他调笑惯了，却也不敢在这时候胡乱猜测他朝我伸出手是为了什么。

见我半天没有动作，他才又直接抓住了我垂在侧的手。

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你不愿理便不要理。」宋孤星的手上有薄薄的茧，牵着我的手让我有些酥酥痒痒。

我却舍不得抽回来。

他怕我作为战败国的公主受到不好的目光。

我随着他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走在他身后。

看着他的背影，好像看到了当年牵着我的那个纯白的小少年。

我坐在宋孤星身侧，看着一应贡品在一位白发公公的高唱下，——被送到皇上面前。

送完贺礼便是教坊司排好的歌舞，以及各位大臣献上的节目。

丞相家的千金一曲琴音毕，皇上笑着赞了两句。

按理说千金应该下去了，可她依旧站在下方，落落大方道：「听闻平昌侯府的若雨姐姐舞姿名动京都，仙儿早就心痒难耐，想为若雨姐姐的舞伴奏一曲。今日是陛下的万喜之日，不知道仙儿有没有这个荣幸？」

听不出一丝矫揉造作。

我却看出了她眼尾的得意之色。

「哦？平昌侯家里的小丫头还有这样的本事？」皇上明显来了兴趣。

最后在一众贵女的应和中，顾若雨被迫走到了中间。

这都与叶嫣然的胡话叠在一起。

我看着底下的顾若雨，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可思议。

「怎么？很喜欢这个舞？」宋孤星凑了过来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。

我摇摇头，一直在晃神，根本没看到跳了什么舞。

「殿下觉得好看吗？」我也压低声音。

宋孤星饮了口酒，一双耳朵因为酒意染了些绯色：「没看。」

此刻，坐在上位的皇上也看了过来，他似笑非笑看着宋孤星，问：「星儿，这舞你觉得怎么样？」

宋孤星站起来朝皇上行了个礼，一脸的从容：「回父皇，顾小姐舞姿柔美，配着江小姐的天籁琴音，儿臣觉得甚好。」

字字严谨。

令人捉不住把柄。

11.

一支箭不知道从什么方向射了过来。

我下意识拉了宋孤星一把，那只箭直直射到了他身后的柱子上。

他虽躲过了那支箭，却好像是吓出了一额头的汗，连脸色都有些苍白。

一下子全乱了套。

在一阵嘈杂中，皇上走了过来，他一脸的担忧：「星儿，可有伤到？」

宋孤星手指微微发抖，似是被吓得不轻。

「儿，儿臣无碍。」他目光呆滞片刻，似才反应过来，「父皇可有被惊到？是儿臣无用。」

皇上抬手拍了拍宋孤星的肩，微叹一口气：「与你何关？」

言罢，便回过头对着已经跪在下面的御林军统领道：「朕养着你们，就是让你们看着刺客随意出入的吗？」

御林军统领低着头，道着该死。

我冷眼看着一切，只觉得像是一场精心排演过的戏。

皇上好似这才注意到我，对我道：「这番多亏了晨阳公主。」

「晨阳公主」是我出嫁前父皇给我的封号。

这还是第一次听人叫出来。

还未等我答话，他又道：「星儿好似受惊不小，晨阳公主和星儿一同到偏殿歇息一阵吧。」

我想起叶嫣然白日里跟我说，让宋孤星千万不要离开宴席。

前面的事情都一一验证了，我不可能再用宋孤星的性命去赌那一句话的真实性。

我扶着宋孤星，先他一步开了口：「臣妾谢父皇关心，只是眼下殿下心神不稳，应.....应该不宜起身行动。」

语气里又惊又惶恐。

想来这才是大家想看到的太子及太子家眷的样子。

我握住宋孤星的手，就像来时他握住我的手一般。

「父皇放心，儿臣是太子，怎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避开呢？」宋孤星在大袖里反握住我的手。

他好像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不能去偏殿。

今日的刺客是冲着他来的，若是在席上没能一箭射到他，定然还会找机会下手。

而留在席上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

叶嫣然连这一步都算到了。

皇上在御林军的护送下离开了宴席，而其余所有人在未找到刺客前都不能随意离宫。

在所有人都陷入恐慌中时，宋孤星却慢慢敛起面上的恐慌，牵着我缓缓退到了最后面。

「孤带你去个好地方。」他带着我往后面走。

我随着他走了一盏茶的时间，才停了下来。

眼前的场景让我几乎不敢相信：眼下已是深秋的季节，那一池的莲花却开得旺盛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忍不住又往前走了两步。

宋孤星牵着我的手将我往后一拉，轻笑了一声：「仔细脚下。」

我看了一眼脚下，若我再往前走一步便会掉进池里去。

「多谢殿下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中像是化开了寒冰：「方才你救了孤一命，就当抵了。」

我一愣，随后才反应过来他是说刚刚他也救了我一命。

「那可不一样。」我朝他逼近一步，「臣妾会水，掉下去也没事。」

他放开我的手，走进一旁的亭子里坐下。

「你倒是算得很精，你要孤做什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？」月色洒在他身上，衬得他越发地举世无双。

明明是刚刚被刺杀的人，此时坐在这里却好像是个看戏的过客。

我快走几步坐在他的身边，手搭在一旁的护栏上：「不如，以身相许？」

宋孤星嘴边荡开一个笑，这一次倒有了几分真心的意思来。

他环顾了四周，对我道：「在这儿？」

尽管我早已练就了面不改色的本领，却还是在听到他这句话时红了脸。

一时间气氛旖旎得不像话，我却找不出一句话来驳。

他笑得更凶了，熟练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袋子来。

「殿下居然还随身带了鱼食？」我连忙岔开话题。

宋孤星从小袋子里捻了些鱼食出来，随手撒在池子里，一时引来了许多的小鱼儿。

那些红的白的小鱼争先恐后地抢着漂浮在水面上的鱼食。

「你看它们像不像他们？」宋孤星侧头看我，眼睛里的笑意狡黠。

气氛一下子便变了。

我也笑，从他手中捻了些鱼食抛进池里。

「可惜殿下的网还没织好。」

他看着我，眼睛里有细碎的小星子。

他说：「我原以为你不过是你父皇随意送来糊弄我的公主。」

听得出来，他如今对我很是意外和欣赏。

我捻了捻手指，让手上的残渣尽数散在空中，侧头迎上他的目光：「殿下不是指明要娶我朝最受宠的公主吗？」

宋孤星的眼底闪过一丝疑惑：「孤从未说过。」

嗯？

那这话是从谁嘴里传出来的？

他笑道：「那倒是孤占了便宜。」

他不知道，是我占了便宜。

他是我费尽了心思才得到的人。

那一年我不过八岁，母妃刚逝世一年，没有一宫娘娘愿意养我。

就是路过的婢女公公都能对我冷眼一番。

我习惯在没人注意到我的时候，躲在假山的洞里，等着路上没人了再回玉泉殿。

从来没有人来将我拉出来——直到有一天，宋孤星路过。

他拉着我从洞里走出来。

「可以避，不能躲。」他穿了一身白衣，衬得他像是普渡众生的仙官。

那时的他还一番少年意气，眉宇间都是得意。

纯白又自傲。

不似他现在，所有的心思都隐忍在心底，像只蛰伏在山洞里的狮子。

如今的他，与如今的我。

如此般配，像是天作之合。

12.

脚步声传来的时候，宋孤星正问我是如何给叶嫣然灌了迷魂汤的。

很显然，我根本没给她灌过什么迷魂汤。

初一倒是觉得她给我灌了迷魂汤。

我顺着宋孤星警惕的目光回头看，不时便看到一张清丽脱俗的脸。

「臣女见过太子殿下，见过侧妃娘娘。」顾若雨见到我们，眼中有小小的诧异，却很快朝我们施了个周全的礼。

我下意识去看宋孤星，他眼中没有了方才的光，又恢复了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，朝她点了点头，便撒了鱼食进池。

「殿下在此处歇息，你便另寻个去处罢。」我淡声道。

原本我以为她是要刻意接近宋孤星的，却没想到她道了声「是」便转身走了。

只是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道：「刺客此刻还没找到，殿下小心。」

说完便继续往回走了。

刺客是在半夜找到的。

御林军统领在亭子里找到了我和宋孤星，他朝宋孤星行了礼道：「刺客已自尽了。」

从他一系列动作可以得知，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亭子里找宋孤星了。

刺杀宋孤星的刺客也不是第一次自尽了。

而且他作为皇上的御林军统领，找到刺客第一时间不是去跟皇上汇报，而是跑来找宋孤星。

宋孤星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温声道：「那便安排席上的人都散了吧。」

我意识到，宋孤星远比我所知道的他，要厉害许多。

处理完后续事项，回到东宫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些泛白了。

我刚下了辇，就看见叶嫣然身边伺候的小丫头松了口气，朝里面跑走了。

她的小短腿跑得倒快，我原本还想问一句叶嫣然的烧退了没有，都没法问了。

回到东宫后，宋孤星没有回寝殿休息，而是径直去了处理政务的重华殿。

想来他是要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

一夜没睡，我一回到永乐殿便倒头睡下了。

醒来的时候叶嫣然来了。

她的病来得突然，去得也突然。

此时看她，已经瞧不见昨日病恹恹的模样了。

我见她张罗着婢女奴才从外面抬了口铜锅和一应的新鲜食材进来。

「这是做什么？」

叶嫣然一如往日，拉了我的手在桌边坐下来：「这叫火锅，我想你昨夜肯定是受惊了，知道你喜欢吃辣食，正好可以吃火锅压压惊。」

虽然我不知道火锅为何物，但我却反捉住她的手。

我手上的力道有些重，她吓了一跳。

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食？」

除了母妃从没人知道我喜欢吃辣食，就连初一都不知道。

我从不显露我的用膳习惯，因为我觉得那会让人抓住把柄。

叶嫣然面上的懊恼神色一闪而过，被我抓住的手小小挣了一下。

「我……」她解释道，「我猜的，因为你不喜欢吃甜的。」

我下意识松了一下她的手，她一下便挣了出去，我逼近她：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吃甜的？」

这次她没有再解释。

她从桌上拿起筷子，夹了点儿菜扔进铜锅里：「烫菜烫菜，你没吃过这个火锅，保证你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。」

很明显，她在岔开话题。

尽管我不愿意承认。

但是一桩桩、一件件事情连在一起，让我不得不有了那个想法。

我看着叶嫣然，一字一句吐得艰难：「你与我母妃是什么关系？」

「啊？」叶嫣然侧头过来看我。

我看了一眼殿里，此时上菜的奴才们已经都下去了，只剩了初一和叶嫣然身边贴身伺候的小丫头。

我闭了闭眼，问出了已经在心底想过无数次却荒唐至极的问题：「还是.....你就是我母妃？」

叶嫣然手中的筷子顺着她的手一抖，落到了地上。

「不是，公主。」她握住我的手，十分认真地说，「辈分倒也不必这么高。」

13.

叶嫣然说她跟我母妃没有一点儿关系。

但是我让初一去打听过了，关于她的传闻，都是她愚笨无才，还对宋孤星一片痴心。

一个人能将一切都算到极致，不可能愚笨无才。

而且叶嫣然的确是一直在避开宋孤星，我怎么想都想不通。

让我更想不通的是，她带来的火锅竟然这么好吃。

只是把普通的食材扔到那锅里涮一涮，就能变得那样好吃。

「初一，这火锅是宋国的特产？」我吸了吸肚子，微微隆起的小腹并没有平整多少。

我从未这般失仪过。

日子这样一日一日过下去，安逸又美好。

宋孤星好像有点儿喜欢我了，他在床上的动作不再像第一日那样毫不怜惜。

我不知道他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在床上的功夫还是在床下的功夫。

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点点喜欢，便够了。

宋孤星躺在我的身边，绕了我的一缕头发在他指尖。

「你父皇每月都会给你来一封信。」他笑着跟我说。

他如今的笑再也不像之前那样，冰冷而疏离。

我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，轻轻「嗯」了一声。

随后他轻叹一声，我突然开口问他：「殿下，你现在有一点点真心喜欢臣妾吗？」

这话说得有些卑微。

与我平日里大不一样。

所以宋孤星应该也没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，过了半晌，他才也轻轻地「嗯」了一声。

有了这声「嗯」，我好像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

叶嫣然会时不时拿一些我没见过的吃食跑来找我，她没跟我解释过她的诸多奇怪是从何而来。

我也再没对她起过杀心。

这日，她又端了一碟糕点过来找我，我看了看自己胖了一圈的肚子。

让初一把她和她的糕点一起扔出去。

「今天的这碟你不吃，保证你后悔！」叶嫣然朝里吼了一句。

一点儿大家闺秀的样子也没有。

我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怀里也胖了一圈的猫，让她带着她的那碟糕点进来了。

看见她也圆了一圈，我突然又觉得再吃两口也没什么。

叶嫣然将糕点放进嘴里：「马上就冬猎了，这次我要跟你们一起去了。」

而前两个月里，不管出席什么宴会，她总是能找到合理的借口躲开。

现在外面「太子妃不得宠」的话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，有些人嘴里的话难听至极。

我还让谷裕处理了几个。

这次她却提出要同我们一起前往，让我有些意外。

但我没问。

对此宋孤星也有些意外。

一起意外的还有一应随从，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次叶嫣然会跟我们一起出去。

所以马车还是之前的马车，如果三个人坐的话难免有些挤。

宋孤星站在门口对着身旁的小德子道：「再去备一辆。」

小德子领了命，小跑着离开了。

宋孤星看向叶嫣然，还没说话，我随手拉住叶嫣然的手便开口：「想来殿下还有些事务要处理，臣妾就和姐姐一辆马车吧。」

若是我和宋孤星一辆马车，外面的话定是好听不到哪儿去。

叶嫣然平日里在东宫里惯了，又从小被捧着长大，哪里听过什么污言秽语。

最后我拉着叶嫣然的手，在宋孤星的欲言又止中上了马车。

一上马车，叶嫣然便「噗嗤」一声笑了出来。

我看过去，她笑得更凶了。

「公主，你没看到殿下的表情，像要把我吃了一般。」她朝我挤了挤眼睛，「莫非你平时与殿下在一辆马车上，还做些别的事？」

她这样一说，我的脸迅速烫了起来。

平时与宋孤星在一辆马车上时，我们的确会有些动作。

但是我和他那样相处惯了，并没有觉得有什么。

被叶嫣然这一提，我好像是放荡了些。

我别过脸去，懒得理她，从一侧的抽屉里随意摸了本书出来。

那是宋孤星平日里爱看的书，我偶尔也会跟着看一看。

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。

事事都能与他说上两句。

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清丽脱俗的女子来，若是她或许也能与宋孤星事事说上两句。

「那个顾若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」我随意将书翻了一页，状似无意地问。

说到这个叶嫣然来劲儿了，往我这边凑过来，伸手挡下了我的书。

「我跟你说，她就是个很神奇的人。你会的她都会，你不会的她也会，而且她不像你对谁都冷冰冰，她是看谁对谁笑。长相好才艺好，家世好脾气好，基本上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。」

人见人爱。

我皱了皱眉，看她：「你也喜欢她？」

她搂住我的手臂：「我喜欢你。」

「那宋孤星会喜欢她？」我下意识地问。

叶嫣然神秘地冲我笑了一下：「原本是会的，现在嘛.....」

14.

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宋国的围猎。

曾经在林国的时候，每次围猎我也是参加的，但是都没有什么参与感。

这次不一样，我作为宋孤星的宠妃。

参与感太足了。

宋孤星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功绩在身上，但皇上一日没有废黜他的太子之位，他便一日是储君。

想要巴结他的官员不比想要巴结二皇子的人少，只是他办事滴水不漏，做人油盐不进。

所有接近不了宋孤星的臣子，都让其家眷来接近我了。

当然，我从来不搭理我不愿意搭理的人。

我和叶嫣然坐在案前，看着不知道第多少个夫人被初一和叶嫣然的那个小丫头赶走。

叶嫣然摇摇头，嗑了嗑瓜子，上下扫了我一眼：「公主，你近来是不是吃得有点儿多了？」

我知道她说我胖了。

若不是她日日拿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吃食，我也不至于短短两月便胖了一圈。

昨天夜里，宋孤星也看着我的小腹陷入了沉思。

那一刻我是真的想将之前吃的那些东西全都吐出来，以后再也不能随着叶嫣然吃了。

没过多久，第一轮猎物被带了回来。

不出乎我意外，宋孤星身后的小德子手上没有一个猎物。

他的身手在谷裕之上，手上的茧也说明他的剑法不赖，但人前他永远一副庸庸碌碌、无所作为的模样。

没有人知道他会武功，也没有人知道皇宫里很多人已经被他收在麾下。

我看着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，突然好像看到了他一步一步朝皇位走去。

我爱的那个男人，必须是九五至尊。

然而就在他到我身旁要坐下来的时候，一支箭从前方射了过来。

这与之前叶嫣然与我说的如出一辙，但是没等我开口，宋孤星就别开身子躲过了那一箭。

就在他别开身子的瞬间，却有了另一支从他身后射了过来。

那支箭他躲不开了。

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扑到了他身后。

一声利器入体的声音，我听到了叶嫣然的惊叫声。

围场一下子乱了起来，每次都是箭射完之后才乱，这场戏他们真是怎么都演不腻。

我冷笑着落到了宋孤星的怀里，他的眼尾有些发红，朝一旁的小德子吼道：「快去传太医！」

原来除了在床上，他平日里眼尾也是会发红的。

我第一次见叶嫣然哭，原来她哭起来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讨喜。

在晕过去前，我听见她凶我：「都跟你说了不要挡！」

这是她第一次凶我。

她的确跟我说过，她说就算遇到危险也不要为宋孤星挡掉。

因为宋孤星是天选之子，有天神庇佑不会死的。

但是我不一样，我是从小苦到大的人，所有的运气都抵不过那一箭的。

她不知道我从不信神佛，我等了宋孤星八年。

连做梦都想着能把他锁在身边，好不容易走到今天。

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那只可能带了毒的箭，穿进他的身体里。

不知道我在白茫茫一片中走了多远，我突然看到一道光。

「林满月，是他替你抵了命。」有个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。

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，但是一股悲恸从心里升起。

最后化为一股暖流，从眼角落了下去。

「醒了！醒了！公主醒了！」我听见初一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。

我尽力睁开眼，便看到了迅速围过来的人。

宋孤星坐在床边，曾经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已经荡然无存。

所有人都一副很伤心的样子。

尽管我已经醒了。

只是我发现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空了。

我看向哭肿了眼睛的初一，她低着头不敢看我。

突然有什么东西从脑子里一闪而过，我的手轻轻覆上了小腹，那儿还缠了一层布。

我难以置信地看向宋孤星：「殿下……」

他覆上我的手，张了张嘴，最后只哑着声音道：「以后，还会有的。」

我不信！

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！

明明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明明我一点感觉都没有……

15.

我的月事一直不稳定，或许是小时受过太多凉导致的。

所以当月事一月余没来时，我以为是跟从前一般。

初一也如此以为。

这是这么多年来，我第一次生自己的气。

气到我躺在床上又昏睡了几日，才浑浑噩噩地醒过来。

宋孤星坐在我的床边，见我醒过来，才在嘴角扯出一抹笑来。

「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儿糕点？」他轻轻将我扶起来，给我喂了口水。

那水像是滴了胆汁，一直从我嘴里苦到了我的心里。

我看着宋孤星，看他的眉眼是那般好看，不知道若是那个小家伙能平安出世，是不是也会随了他。

越想便越觉得委屈，我的肩膀不受自己控制，微微地抖了起来。

宋孤星的手轻轻环住我，在我背上轻轻拍了拍。

我却再也忍不住了，泪从眼里滚下来，滚到嘴边。

也是苦的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.....我不知道.....」我抬起手捂住自己的脸。

片刻连指间都是湿意。

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。

宋孤星放在我背后的手也有些抖，他的手抬起，放在了我的脑后。

一个慌乱局促的吻落在我的额间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

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才又被宋孤星哄着睡了过去。

我醒来以后才知道，宋孤星更忙了，忙得只有在很晚的时候才会来看我一眼，然后在榻上将就一晚。

谷裕说，宋孤星为了能早日坐上那个位置，已经好几个夜晚没合过眼了。

只有在我醒来后，他才会会在榻上小憩一会儿。

我知道他是因为我才打乱了他原先的计划。

他想要替那未出世的孩子报仇。

但他如今处处受限，根本没有办法能在不动人手的情况下加速事情的发展。

所以我只能佯装好了起来。

今夜他悄声走到我的床前，原本打算只看我一眼便离开，偏偏我伸手勾住了他的腰带。

「殿下。」我睁开眼睛看他，「和臣妾一起睡。」

他的手覆在我的手上：「不要闹。」

我拽住他的腰带不放。

最后宋孤星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抬手一挥，熄灭了最亮的几台烛。

他合衣在我身旁躺了下来，还没等我来得及有所动作，他便隔着被子抱住了我：「乖，睡吧。」

阳光从窗外落进来的时候，我抬眼看到了身旁的宋孤星。

他似乎是很久没有这般睡过了，浅浅的呼吸轻轻喷在我的脖子上。我看着他眼底淡淡的青色，又添了几分心疼。

我不能成为他的累赘。

刺客是谁派来的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

却没有人去深究。

我看向窗外刺眼的阳光，觉得这世界还是黑下来让人感到舒服。

因为在夜里杀人，让血液融在冰冷的夜色里，才能在白日里让人察觉不到蛛丝马迹。

二皇子失踪了这件事，很快就在整个京都里传遍了。

皇上思子心切，一夜间便白了发，病倒在床。

这个病没有一点儿征兆，太医们在殿前守了五天也没找出病因。

他们自然找不出来，那是宋孤星从南疆找来的蛊。

听谷裕说，原本那蛊是要过些日子才发作的。

只是宋孤星等不了了。

我坐在桌边，拿了一块叶嫣然送过来的糕点咬在嘴里又吐了出来：「果然还是甜得腻人。」

叶嫣然坐在另一端，一双眼睛还是红红的，像只兔子。

这是这两个月来，我第一次见她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次这件事情她自责得不行，明明一切都与她无关。

她提醒过我，是我自己没有听她的话。

眼下她坐在我面前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个，跟她平日里嬉皮笑脸的模样一点儿都不像。

「还是火锅合我意。」我淡淡地把糕点放了回去。

话一落，叶嫣然眼睛都亮了，她点了点头：「好，你想什么时候吃？」

我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，随口道：「就今晚吧。」

吃完就要变天了。

16.

所有的一切都在宋孤星的掌控之中。

我不过是从中添了把火。

却没想到这把火很快就烧到了皇宫，烧到了那皇上的寝宫。

听说皇上驾崩的时候，床前里只有宋孤星和平日贴身伺候皇上的公公。

传位的圣旨，是那位公公从床前一路举到殿外的。

无一人怀疑这圣旨的真假。

也无一人怀疑皇帝的死因。

世人只知道那位庸庸碌碌、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太子顺利登上了皇位。

没有弑君逼宫，也没有手足相残。

登基的前一夜，宋孤星躺在我的身边，他的手指绕了一圈我的头发。

「月儿，二皇兄去哪儿了？」他看着我，眼睛里终于有了细碎的笑意。

我知道，那是大仇已报的快意。

我侧了个身，将自己整个人缩进他的怀里：「我让他去陪我的至儿了。」

「至儿？」

「嗯，我为他取的小字，至纯至善的取义，好听吗？」

宋孤星的吻落在我的发间，他的声音有些哑：「好听。」

往后几天里，我和叶嫣然乖乖待在东宫里，等着宋孤星完成登基大典，走完所有仪式后再来接我们。

按理叶嫣然是正妻，因册为皇后。

但是她不要。

叶嫣然的脾性我已经摸透，她说不要便是真的不要。

宋孤星对此没有任何异议，在告诉过大将军后，就立了叶嫣然为贵妃。

因为他更想立我为后。

这是我在看到他追封至儿为皇太子的诏书时，才知道的。

被册封的当晚，淅淅沥沥的雨越下越大。

早间叶嫣然说今夜会来找我，没想到她居然能料到今夜会下雨。

「陛下，今夜我要和嫣然一起睡。」在宋孤星准备同我一起踏入内殿的时候，我开了口。

宋孤星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。

他看了一眼一屋的红烛红帐，最后将我逼到身后的柱子上：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」

我的手攀上他的脖子，朝他眨了下眼睛：「明日臣妾一定好好跟陛下赔个不是。」

宋孤星走的时候，一双手都迸出了青筋。

他说：「朕就该送她去做个尼子。」

到了亥时，叶嫣然才出现在我的床前。

她已经拆下了钗环，一头青丝散在身后，就如她第一次跑来找我睡觉那晚一样。

这一次我没有让她滚出去，而是很自然地往外躺了躺，好让她钻到里面去。

在雷落下来的时候，她的手轻轻地捂住我的耳朵，就像昔日那几个夜晚一样。

但是这一次跟往常比，又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

「我把你怕打雷的事情跟他说了。」雷停后，叶嫣然放开了我的耳朵。

她曾经说过，我怕打雷的事情她是不会告诉宋孤星的，因为那样她就不能跑来跟我睡了。

她算得很好，因为依我的性格，是怎么也不会亲自告诉宋孤星的。

我侧头看着她，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。

「满月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叶嫣然看着我，眼睛有些红。

她没有叫我公主，也没有叫我娘娘，她叫我满月。

我捉住她的手：「这么快？等会儿再打雷怎么办？」

她突然抱住我，有泪从她眼里落到我的身上，她越哭越伤心，搞得我心里乱得一塌糊涂。

「满月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她又道。

明明她的宫殿离我的宫殿走路也不过一炷香的时辰，她却说得好像她回去了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一样。

明明我不知道她在哭什么，我的心上却也跟着湿了一片。

我很僵硬地抱着她，僵硬地抬手拍了拍她的背。

小声哄道：「不想回去就不回去吧，我不赶你走。」

17.

叶嫣然在我怀里哭了一会儿便没声音了，就在我以为她睡着了的时候，她抬起了头。

「满月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」她看着我，眼睛湿润润的。

她这句话说得离谱，我却相信了。

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刚刚那句话的意思，我反手便捉住了她：「你是哪儿的人？」

「我是天上的神仙，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的时候找了本书看便看到了你，觉得啊这个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让人心疼的人呢？」她一字一句娓娓道来，「有一天我睡醒了起来，发现我居然掉了下来，还成了差点儿死在你手上的准太子妃，我就在想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疼疼你。」

「现在你有宋孤星疼了，他那样爱你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」

她说得上句不搭下句，任谁听了都觉得是胡话。

但我捉她手的手变得更紧了。

「我不信，你诓我。」我信，但我不敢信。

叶嫣然的眼睛更红了：「神仙都是要回到天上的呀。」

我逼近她，眼里冷了几分：「我不管你是什么神不神仙，你不许走！」

这次叶嫣然没再说话了，她看着我，眼里有心疼又有不舍。

「不许走，我不准你走！」我低低道。

叶嫣然「噗嗤」一声笑了出来，却有泪从她眼睛里落下。她抬起没被我捉住的手，轻轻擦了擦泪：「我喜欢你这个样子，你要永远这样。」

我不想再听她说一句话：「你若是走了，我便将你身边伺候的丫鬟杀光。你知道的，我可以。」

「你不会的。」

过了一会，叶嫣然突然说：「我跟你讲讲我看的那本书吧。」

我抿着嘴不想说话，却又想听她说话，于是侧头看向她。

她说书里我是林国不受宠的公主，用尽了一切手段才嫁给了宋孤星，结果却遇到嫁给宋孤星做太子妃的叶嫣然。我自然是十分生气，叶嫣然在大婚之夜后还来挑衅我，我便设了法让谷裕杀了她。

「所以你便千般讨好我？」我心中一惊，这些想法我的确是有过的。

她点点头又摇摇头，继续讲。

我的种种行为让宋孤星误会了我，对我更是厌恶，面上却丝毫不显，让我越陷越深。直到顾若雨的出现，她像是一道光出现在宋孤星的身边，拉宋孤星上岸，助宋孤星走上那个万人之上的位置。

「书里你在围猎的时候，替宋孤星挡了一箭，最后没有活过来。」叶嫣然看着我，眼睛润润的，「你死的时候，我哭了一个晚上。你明明那么努力，嘴硬心却软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走到他身边。」

她的话像是软拳落在我心上，一下子打得我有些难受。

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「我自责的是，当我知道你因为肚子里的小宝宝替你抵了一命，而你没事的时候，我居然高兴得哭了。」

「你要继续幸福呀。」她在我耳边轻声道。

我紧紧捉住她的手，生怕她趁我不注意就跑了。

为了盯住她，我一夜都没有睡，最后她却没忍住闭上了眼睛。

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那双眼睛变了。

那不是叶嫣然的眼睛。

「啊！你是谁！来人啊快来人！」我看着那个顶着叶嫣然一张脸的人尖叫着，从我的床上跳了起来，疯了一样冲了出去。

明明我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

明明我一直抓着她。

她怎么就不见了呢。

18.

「她走了。」宋孤星来的时候，我抓住了他的手。

就像是抓住了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
我多想他跟我说她没走，她只是病了。

但是他轻轻将我拥进怀里：「月儿，你还有我。」

我只有他了。

「叶嫣然」开始有意无意出现在宋孤星的面前，甚至把念头打在了我的头上。

每次我要迁怒于她的时候，看到那张脸便啥也做不了，也不让宋孤星做。

我总想着，万一哪天她睡觉的时候又不小心掉了下来，若是「叶嫣然」不在了，她怎么找到我呢？

为此，宋孤星好几次在床上惩罚了我。

他轻轻咬了咬我的锁骨，不疼却很痒。

「她今日又来拦了我的路。」他埋在我颈间，「还送了碗银耳莲子羹。」

我随着他身下的动作倒吸了一口气，死死咬住嘴唇，却还是有「嚶咿」一声溢出来。

但我从来不认输，我侧头用舌尖绕了他的耳尖，身子迎了上去。

「陛下吃了吗？」我笑了一声。

我的挑衅彻底点燃了他，他的动作越来越急促，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惩罚我还是惩罚自己。

「没吃，饿着来吃你。」他的声音低哑十分。

事后他拦下了我喝汤的动作。

我看着他把那汤直接泼洒到了地上，他将碗放回去又搂我入怀中：「我们要一个孩子吧。」

我就知道，那些汤药不会逃过他的眼睛。

看来如今谷裕已经完全归顺于他了，什么事情都往他那儿报。

我的手抵在他的胸，实话实说：「我害怕。」

「不要怕，这次再也没有谁能威胁到他。」宋孤星握住我的手，看着我格外认真，「我发誓。」

他在我面前从来不自称「朕」。

我终于露出一个笑说：「好。」

我说：「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吗？你猜对了我就答应你。」

他肯定猜不对。

我倒不是那么不想要一个小家伙，我只是想再等等。

没想到宋孤星吻了吻我的额头，笑道：「若是你想再等等，我就猜你嫁过来第二日，我掀开你的喜帕。」

「嗯？」我抬头看他。

他点了点我的鼻尖，这个动作在我八岁那年遇见他时，他便做过。

就做过那一次。

「我的确没想到，那日唯唯诺诺的小丫头会长成你这般模样。」他笑起来，眼睛里像是揉进了几颗星星。

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。

「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」

「你掌心的疤不常见。」宋孤星挑了挑眉，「那本你日夜带在身边的书也不常见。」

原来那么早.....

「那你.....」为什么一直都不说。

宋孤星吻落了下来，在我的唇上辗转很久才分开。

「因为那不重要，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，是不可一世、想将我占为己有的你。」

他的声音认真而深情，轻轻柔柔落在我的心上。

或许是因为宋孤星太想要一个孩子了。

很快，太医在请脉的时候便道了好消息。

当天宋孤星高兴得赏了全宫上下，他盯着我的肚子，笑得一点儿都不像个九五至尊。

我看着肚子一点点大起来，曾经的害怕都变成了期待。

宋孤星拿着小匣子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问太医能不能瞧出肚子里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
「不论男女，我都喜欢。」他走到我的身边，将匣子放在一侧。

我笑着看了那小匣子一眼，总觉得很眼熟。

上面的纹路，像是林国皇宫的专用纹路。

宋孤星等着太医退下去，才将我拥进怀里，将小匣子拿过来，学着我的样子问我：「你猜里面是什么？」

我猜不到。

他打开，我就看到了里面的一套玲珑九连环。

那套九连环有碎过的痕迹，那痕迹处还有微微干涸的血迹。

那是我的血，那年母妃病重的时候，我拿着九连环跑去找父皇，却在途中摔了。

九连环碎了，我的手也破了。

宋孤星又从小德子手上接过一个小盒子：「你父皇给我们的孩子送来的礼物。」

我抬头看向他，眼里都是不可置信。

那个小盒子里装了一座城池的契约。

宋孤星抬手放在我的肚子上，笑着对我说：「你父皇每月都给你寄一封信，你却从来不看。他似乎，比我还爱你。」

我不信。

不可能。

我终于在宋孤星的陪同下，一一展开了父皇给我寄的信。

每封信的开头都是：「吾儿可好？」

他说是他无用，守不住母妃，为了让我平安，只能用那样的方式陪我长大。

他说对我很抱歉。

我将所有信都扔进了火里，在宋孤星的怀里哭了。

那一刻，好像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空了，整颗心都空了。

我这么多年来怨恨，都成了一场空。

我靠在宋孤星的怀里，看着那些信被火舌舔舐干净。

我原谅他了。

我们互不相欠了。

19.

「你在哭吗？」假山的洞口处探出一脑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

我吸了吸鼻子，咬住下唇不敢说话。

这时那个唇红齿白小少年直接从假山上跳下来，朝我走了进来。

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。

我知道，若是他要对我做什么，就算我叫破喉咙也是徒劳。

这里不会有任何人来救我。

可是小少年没有对我做什么，他伸手拉住了我的手，拉着我一步一步朝那光明的洞口走去。

「你是做错了什么吗？」小少年走在我前面，一袭白衣像是下凡来拯救我的神仙。

我摇了摇头，我只是习惯躲起来。

后来意识到他走在前面应该看不到，就没再有动作了。

「我们可以避，但不能躲。」小少年回过头来，他的眉目间皆是少年得意，「这是我舅舅教我的，是这本书里的，你拿去学学。」

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，上面的字我还识不全，只愣愣地接过他给的书。

「我舅舅是护国大将军，很厉害的。」他补充道，「他就是我的大英雄，我的大太阳。」

我没有舅舅，我看着他什么也不敢说。

我也没有大英雄。

也没有大太阳。

只有数不清的谩骂和讥讽。

就连路过的一只小野猫，都可以对我龇牙咧嘴。

「你看它，它喜欢你。」小少年拎起那只小野猫。

小野猫不看他，只盯着我。

小少年将小野猫拎到我面前，小野猫张了张嘴，最后竟吐出了舌头舔了舔我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小少年将小野猫塞进我的怀里，伸手点了点我的鼻子。

我看着他，像是看着一轮太阳。

这时有人来叫他，是他的舅舅。

他要走了。

小少年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，他笑起来眼睛里像是落满了星星：「我叫宋孤星。」

我叫林满月。

星星旁边的满月。

我们同属于黑夜。

好像我们生来就应该在一起。

（完）